

写市井 写时尚 写男女 写美食 写世道

写往事 写文化 写俚俗

男人的爽和野 俗和雅 疯和哭

皆在笑骂文字中

上海市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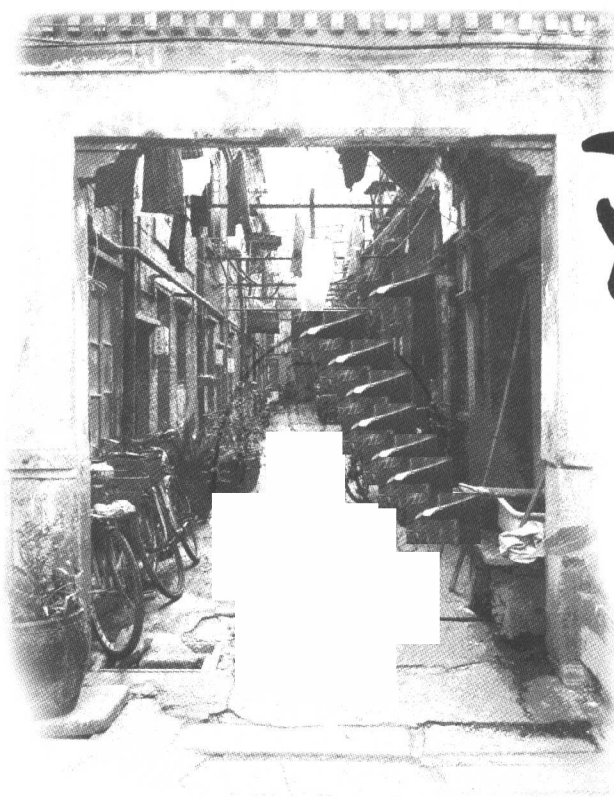
李大伟 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上海市井

李大伟著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市井/李大伟著. - 上海:上海文化出版社,2006

ISBN 7-80646-959-1

I. 上… II. 李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3420 号

责任编辑 张 磊

插 图 徐亦君

装帧设计 叶 珺

封面摄影 许 青

书 名 上海市井

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

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 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 址 www.shwenyi.com

邮政编码 20002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

开 本 787×1092 1/18

印 张 14

图 文 252 面

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5,1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7-80646-959-1/I·506

定 价 26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4364064

李大伟

一个不折不扣的市井之徒，长期混迹于生意场上，到十六铺进过蔬菜、同济大学门口卖过西瓜、泰山底下开过饭店、路过枣庄贩过香烟「大金丝」、到山东卖上海服装、到上海卖陈年白酒、到浙江慈溪将阴谋兑换成「阳谋」（美其名曰：策划公关经理），基本上都是徜徉于街头巷尾的买卖，与下层社会沆瀣一气。生意之外，还恋文成癖，在《新民晚报》上写散文随笔，在《新闻晨报》上写经济随笔，野路子门派，嬉笑怒骂，自成一格。自云：「就像我的为人，狗头摸摸、羊头摸摸，东一榔头、西一棒头。喜欢什么干什么，因为喜欢，所以生动。」



序 言

市井背后是他们

这是我的第二本散文集，都是过去写的，美食、音乐、女人，还有市井万象、芝麻绿豆、陈仓谷子，内容驳杂，就像我的为人，狗头摸摸、羊头摸摸、东一榔头、西一棒头。喜欢什么干什么，因为喜欢，所以生动。

我长期混迹于生意场上，到十六铺进过蔬菜、同济大学门口卖过西瓜、泰山底下开过饭店、路过枣庄贩过香烟“大金丝”、到山东卖上海服装、到上海卖陈年白酒、到浙江慈溪将阴谋兑换成“阳谋”（美其名曰：策划公关经理），我的生意，基本上都是徜徉于街头巷尾的买卖，与下层社会沆瀣一气，所以我的朋友很杂，算命占卦的印大师、屁话连篇的“瞎起劲”、短得像拎在手里的热水瓶的“小矮子”、一走浑身颤的大块头、杨浦俚语名嘴“三宝”，勉强属于“混在人堆”里的，偶尔有位职业不俗的高档朋友，比如油画家黄阿忠，美术学院的教授，我们仍然叫他阿忠阿忠，像个金山农民画家的土名，我们在一起，喝粗叶茶、大碗酒，或者肉皮汤、百叶结，谈笑风生，大声喧哗，在“新天地”的小资们看来，档次非常低下，但是我们过着非常世俗而真实的生活，他们的音容笑貌、喜怒哀乐、举手投足，影响着我的写作风格。所以，我的文章特色：嬉笑怒骂，豁得开、野得出，写着写着就出格，有点“老太婆叉八字开——瞎来来”。用苏北话讲：“玩玩、玩玩就不上路了。”

我很服帖毛主席的名句：文艺要“深入生活”，这是对知识分子讲的，他们高高在上，所以要“深入”。生活是文艺的源泉，我从小就出生在下只角

的大杨浦,那里是老工业区,最高级别的资产阶级大概也只是“那摩温”(工头),所以,我无须“深入生活”,再“深入”就是下地狱了,周边都是生活,对于我而言,应该保持本色,千万别忘了自己姓什么。偶尔也翻翻小资情调的题材,老上海什么的,发烧友往往是劳动人民出身的子女,大学毕业了,就冒充小资情调、咖啡情结,企图扮演其中的角色,陈白露什么的。其实,做资本家是很忙碌的,悠闲地喝咖啡是惊鸿一瞥的偶然,天天泡酒吧、咖啡馆的,往往是“小开”与交际花,资产阶级都看不起的堕落分子。小资情调不过小资腔调而已。我不会矫情,又出生在老工业区的大杨浦,连冒充小资情调的资格都没有,父母都是优秀打工仔外来妹,过去,连自称上海人的权利都没有,只能真诚地表现身边的他们,他们是上海的主流,是上海的真实。

因为生意的关系,也吃鱼翅、鲍鱼,别人请客,我不便说;我请别人,我不能说,只有在文章中我大胆说:鱼翅、鲍鱼的味道,不过吃调料而已,远不如肉末粉丝的嚼头、咸菜黄鱼的鲜美。在文章中,充满了世俗的诚实,充满了下层社会的口味。

我的文字交、国宾医疗中心的严德仁称我是“市民作家”,“市民”两字我非常喜欢,尽管在某些人的眼里,属于下里巴人、不上档次,但我只有市民趣味、市井生活,只能写市民与市井,上海文化出版社将我的文章汇编成册:《上海市井》。

市井中的我,不是伟哥的我,是充满上海市民趣味的我。

李大伟



世 道

- 2/ 做上海人的成本
- 5/ 请客的成本
- 8/ 请客的技巧
- 12/ 跟车
- 15/ 甩榔头
- 19/ 豁胖
- 23/ 浆糊经济
- 27/ 拷机、手机、三黄鸡
- 31/ 夸张
- 35/ 买房的诀窍
- 38/ 上海人的幸福指数
- 41/ 生意经
- 45/ 诗人
- 48/ 新上海人
- 50/ 教授
- 53/ 毕业论文
- 56/ 信骚扰
- 59/ 眼球经济
- 62/ 诱惑
- 65/ 店名的噱头
- 69/ 招牌的寓意
- 72/ 招牌的境界

- 76/ 上海新俚语
- 79/ 实惠大杨浦
- 82/ 大杨浦邻居爽
- 87/ 上海人家的厕所
- 89/ 上海人家的会所
- 91/ 上海人家的楼道
- 94/ 上海人家的书房
- 96/ 上海人家的厅
- 98/ 上海人家的墙
- 100/ 上海人家的门窗
- 102/ 上海人家的阳台
- 104/ 上海的地铁
- 106/ 上海闲话
- 109/ 摩托车手

- 111/ 杭州老街，大话《水浒》

市 井

男女

- 116/ 嗲女人
- 121/ 短头发的女孩子
- 123/ 女“作”家
- 125/ 漂亮有些形式主义了
- 127/ 上海女人夏天 show
- 131/ “小姐”是一种职业
- 133/ 上海人的婚介广告
- 136/ 精英男士的时尚
- 138/ 男人四十苦菜花
- 142/ 上海特产：好男人
- 146/ 上海先生
- 149/ 上海小男人
- 151/ 俺不卖糖精片
- 153/ 俄罗斯的男人
- 156/ 俄罗斯的美女
- 159/ 俄罗斯女人
- 161/ 俄罗斯的老太太

- 166/ 绰号的背景含义
- 169/ 老同学的绰号
- 172/ 老同学的浆糊
- 175/ 老同学的缺点
- 179/ 老同学的学问
- 181/ 我的黄姓朋友

朋友

- 186/ 拍卖猛男
- 189/ 神抖抖，开普桑
- 193/ 新年算新帐
- 197/ 浪费就是节约，节约就是浪费
- 199/ 我爱我家
- 201/ 我的出行坐车观
- 204/ 书屋
- 208/ 咏叹吉普车
- 210/ 做个周末隐士梦

- 216/ 歪歪小儿歌
- 220/ 电影与澡堂
- 224/ 赞叹对联
- 228/ 大学里的厕所
- 232/ 怪体诗
- 235/ 过年了
- 239/ 取名的智慧
- 242/ 厅的衰落

性情

怀旧



八十年代以前近五十年里，

上海人有两个特征——一个

本子：上海市区户口簿；一

种方言：上海闲话。我称

之为老上海人。今天的新

上海人，不讲上海话，也

有两个特征：一本高学历凭

证，一本商品房产权证。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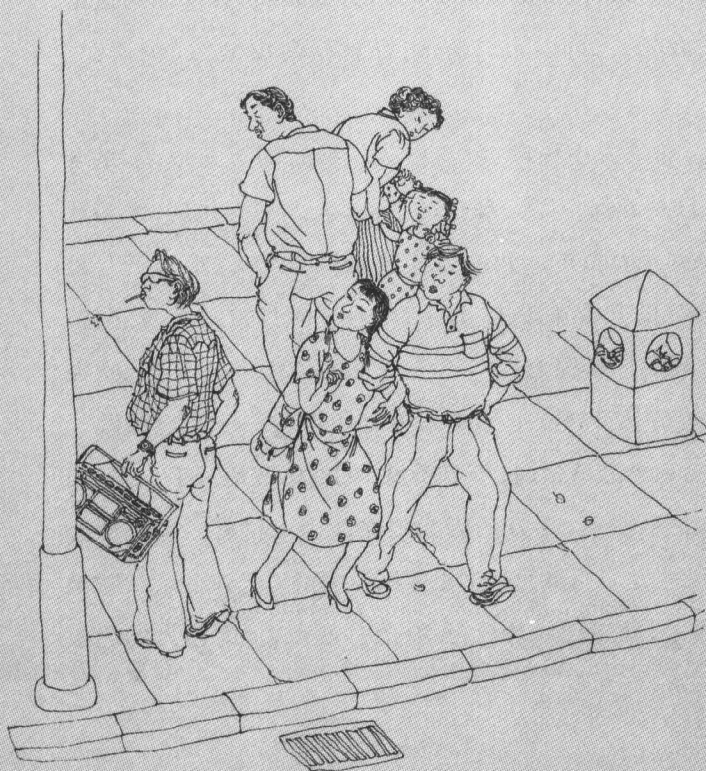
去，老上海人是一锅大米

粥，米与汁不分；现在，新

上海人是一块糯米糕，颗

颗精神，「阿华田的孩子，

不得了，是了不得」。



做上海人的成本

银行，一万元一叠的钞票，扎得绷绷紧，如刀切，像茶砖，如果以为这是块金砖，可以吓死人、夯死人，可以狠天落地，那就暴露出瘪三（沪语：乞丐）腔。

20年前的一万元，那是人生极限、财富楷模。那时的万元户，不是名称，而是“金称”，今天只是五保户了。现在的上海，人人都有住房，大多数成套的，等于屁股下坐着百万资产。我的老邻居兼狐朋狗友“小矮子”，是个“自己饱了，全家不饿”的光棍兼泼皮，游手好闲，平时打扮：“上身赤膊、下身长裤、脚底拖鞋”，自诩“搪瓷七厂厂长——荡在家里、住在家里、吃在家里（上海话谐音：搪谐荡、瓷谐住、七谐吃）、好莱坞明星——好吃懒做”，酒后脸红，好与人争，动不动老拳相向，可惜质量太小，总不是对手，于是拍着胸脯发疯乱嚷：“当心啊，身价50万！”因为他在鞍山六村有一间底楼公房，中介挂牌50万，号称“单身贵族”。这次发大水，屋内“水满金山”，跌至48万。在上海，房子再小，动迁的底价就是50万。所以，上海籍人的起板





价:50万。

上海人的差异:老百姓只有资产,老板还有资金,一个算了用,一个用了算。贫与富的差异:现金流的多与少而已。杨浦公园附近的名嘴、我的大块头朋友“三宝”有句顺口溜:“百万不算富,千万刚起步,上亿才算小大户。”不是口气比力气大、头颈比腰粗,而是做上海人的底线抬高了。如果今天你还用十年前的口气说话:阿拉在香港有亲眷,暗示有外国饼干;小阿姨嫁给美国人,暗示有外汇收入,大家都会以为你是祥林嫂,不免要“挫挫”(沪语:嘲讽)依:“哎哟朋友,依勿要吓我哦!”

老上海人是身份的概念:一本户口簿;“新上海人”是资产的概念:一本房产证。今天,上海人讨娘子,不是一间房,而是一套房,而且是带两个厕所的房子,环线以内的,房价一般在每平方米万元以上,你说,一万元的茶砖能买什么?江景房厕所里,一块墙砖或一个脚印的面积而已。从这个意义上说:二十年前,万元户是人生的全部,现在,沦为人生底线都不可能。

成了家,有了孩子,开销更大。上幼儿园了,找名牌的,要赞助费;上小学,找老牌的,要赞助费;上初中,找民办的要赞助费;上高中了,借读重点中学,还要赞助费。单单托人的交际费,万元左右,用经济学家时髦的术语:“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”可怕的是经济学家的术语,变成老百姓的口头语,冷静的理性代替了温情的人性。

义务制学校之外,还有一条辅助线:幼儿时期,钢琴、芭蕾、绘画,统统家教,上了小学,就是外语家教,上了初中,数理化家教,为了体育加4分,现在体育也有家教了。过去:知识就是力量;现在:知识就是压力,就是自讨苦吃,就是憋大拗手劲(沪语:傻瓜扳手腕)。

这是一般家庭逃不脱的“刚性消费指数”。

至于女人美容、美发，男人洗脚、捏脚，还有卫生麻将，小赌怡情，这些都是大众项目。前卫些的，还要健身、游泳、打网球；体面些的：“球鞋比皮鞋贵、球衣比西装贵、短裤比长裤贵、背心比大衣贵、矿泉水比牛奶贵、番茄比水果贵。”在上海，下雨天穿套鞋，别人以为依是“外国人”、养鱼的。上海人的行头：雨天穿皮鞋、冬天穿拖鞋、休息天穿球鞋。

这些是“潇洒性消费指数”，属于“吃粳米饭、发糯米粞”。

移居美国，只需一本绿卡，移居上海，起码一套房子，起板百万，还必须预备 20 年的子女教育费用，又是一百万，这就是做上海人的成本。

前辈诗人顾况告诫少年得志的白居易：“长安居，大不易。”读书的时候不理解，现在得到了验证，忽然想起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：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。”历史，可以用今天去体会、去揣度的。





请客的成本

现在,晚上比白天的内容丰富,所以白天比晚上更累,累得晕头转向、昏天黑地,有道是:“不知道晚上饭局在哪里,但知道晚上一定有饭局。”请或被请是男人的必备,成为学问、成为艺术,必须有些门槛。

约朋友见面,如果两个人,最好在大宾馆的大堂喝茶,环境好、档次高,场面豪华得奢侈,不过百元。朋友日后见人就夸:“某某请我在瑞金宾馆喝茶。”还会大拇指一翘:“有腔调!”这叫体面。如果约在饭店,哪怕路边小店,比如永和豆浆店,两个人的价钱绝对比宾馆喝茶贵,朋友日后见人还埋怨:“某某请我在点心店吃饭,想得出,沙(沪语:小气)!”吃力不讨好,这就叫阿屈死(沪语:傻瓜)。

如果三四个人,那么上茶馆,48元一位,有好茶、有点心、有水果,而且无限量供应,有句对联说得好:“放开肚皮吃饭,立定脚跟做人。”三四个人到茶馆,正好一桌包间。到饭店,闹哄哄的像菜场,大堂一角,像驾驶员吃的招待饭桌。

如果一群人,比如八个、十个到茶馆,好比航空母舰闯进小河浜,有些庞大,有些过分,有些耀武扬威,有些炸平庐山的意思,还是饭店最适宜,在茶馆,茶资每人48元,到杭菜馆,500元可以挺胸凸肚、昂首阔步,早点到,还可以定包房。杭菜馆与小菜场的最大差异:在熟菜与生菜之间耳。杭菜馆子,粗菜细做,灯火辉煌,既豪华,又便宜,还有十足的场面。当然,饭店最好靠近地铁,这样可以免去出租车的费用。常常有这样的尴尬:我请朋友们吃饭,自然我替朋友“买单”,但是朋友替出租车“买单”,偏偏又堵车,单子就搞大了,十个人的出租车钱聚拢在一起,比酒水价还要贵,到底“啥人请客啥人”?有点白相(沪语:玩)自己人。

一个人最乐胃(沪语:惬意),想吃啥就点啥,我常常到长阳路上的“大碗面”面店里独吃,点酒点菜,比如点个浓油赤酱的大肠,一碟葱爆大肠捎带面不过7元,再炒个时鲜素什锦,来瓶啤酒,20元“搞掂”,你就是面店里的大户,就是长衫先生,就是“海威朋友”,可以吆五喝六、哇啦哇啦,老板出来陪你讲闲话,老板娘送你出门。在饭店里,一只素冷盆,眼泪水一滴的内容,都是10元以上,相比面店的大肠,那是微型小说与长篇小说的差异。喝醉了,歪在椅子上,老板为你烧浓茶醒酒。在酒店,对不起,保安架着你赶出去,如果你不服帖,人家就打110。在大酒店里,你永远是小指头、娄阿鼠,在“大碗面”里,你就是大拇指、武二郎。

如果想吃海鲜,偏偏又是孤家寡人,我常常去南京东路地铁口的“吴越人家”面馆,一碗黄鱼煨面,煨,文火慢炖,鱼汤就特别的浓如汁,鱼不烂而成形,又是黄鱼,又是黄鱼汤,不过35元,到饭店,黄鱼尾巴都不够。

最怕吃圆台面,如果别人请你,自然别人点菜,总不是你的最爱,如果





你请别人,点菜必须符合别人胃口。最恐惧的是五配套:冷菜、热炒、炖品、大汤、点心,最难吃的总是在前,比如冷菜,这叫渐入佳境,到了自己想吃的,已经筋疲力尽。不想吃的,总是捷足先登,想吃的反而姗姗来迟;不想吃的,必须意思意思,想吃的,又不敢放肆,这就是礼节,礼节好比戴手铐;不想吃的必须吃,因为别人敬你,想吃的,已经饱了。不想吃的,还不能抗议,吃圆台面是最没有自由的。

吃圆台面,尤其被请,自己就是只填鸭,连拒绝的权利都没有,否则就是不识相(沪语:不知趣,给脸不要脸)。



请客的技巧

这10年,变化真快。

10年前,谁请客谁光荣,请客的耀武扬威,到场的受宠若惊,请你吃饭是想得起你、看得起你;10年后,请客的是乞丐,到场的是施主,是给你面子。请客的等于剥削别人的时间,剥夺被请者与家人欢聚的时间,剥夺与客户谈生意的时间,剥夺与上司攀谈攀谈的时间,都谢绝了,来陪你吃饭,到底谁给谁面子?鲁迅说得更加绝情:“浪费别人的时间,无异于谋财害命。”所以如今请客,不是请吃饭,而是请吃面,面子的面,杜月笙讲的三碗面的面。

请客如此隆重,当然要讲究技巧了。

如果是老朋友,在家的附近,找个干净的小饭店,拣个僻静的雅座,浅斟低吟。在小饭店里,你想吃什么菜,可以到厨房里告诉厨师,教他怎么烧,甚至越俎代庖,亲切得如同回娘家。大饭店里,他上什么菜,你吃什么菜,想到厨房纠正,门上有警示标志:“厨房重地,闲人莫入。”仿佛你有投毒

